

第一章 超越经典理论： 全息化战争悄悄来临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问世，其位置就如同群星中的北斗，成为正统派战略思想的根源。他的一些经典理论不仅受到资产阶级军事家的推崇，而且也得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高度评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军事技术的进步，高技术战争的许多概念和指导原则已超出了经典理论的范畴

自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问世以来，其经典理论几乎一直独霸天下，不仅被资产阶级军事家奉为圣典，也为无产阶级军事家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所推崇。但“战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一些经典理论正面临着现代战争的严峻挑战。

第一节 现代战争挑战经典理论

克劳塞维茨把一般战争分为“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和“以占领敌国边境的一些地区为目的的战争”。他的这一理论，是公认的复杂纷繁而极其难以理解的《战争论》全部理论的母体、缩影和本质。简而言之，战争论出现的其他命题，甚至可以说全部不过是克劳塞维茨的这一基本命题派生出来的，或者只不过是这一理论所进行的说明、补充而已。

克劳塞维茨之所以这么断言，考察一下《战争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就会理解。当时正处于一个从 18 世纪的王朝战争向 19 世纪的革命战争激烈变化的旋涡之中。腓特烈大帝所代表的王朝战争的打法就是进行阵地争夺战，确保地形上的有利态势，并通过外交途径把这一成果体现在缔结有利的和约上；与此相反，拿破仑的战略战术所代表的革命战争的打法是，投入洋溢着旺盛的民族主义的热情的民众化军队的优势兵力，主动寻求敌军主力进行决战，并通过对其击败、歼灭，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克劳塞维茨作为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征战沙场，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得到启迪，形成了这一战争概念。

《战争论》一问世，即在德国产生了轰动，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其所占的位置，好像群星中的北斗，其思想

已成为正统派战略思想的根源，一直指导着战争的发展，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受到更为强烈的冲击。现代军事家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他的这一理论，因为现代战争的发展已经越过了他所划定的轨道。

克劳塞维茨到处都在强调摧毁敌人的肉体，解除敌人的武装，但从现代战争看来，消灭敌人已不再是战争的目的

在原子弹出现以前，战争一直处于杀伤力的“短缺时代”漫长时期的“杀伤力短缺”造成了军人们对拥有更大杀伤力武器难以满足的渴求，改进武器的努力主要是增大杀伤力，武器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不断增大武器杀伤力的过程。随着美国新墨西哥州荒原蘑菇云的冉冉升起，战争的杀伤力第一次有了富余，它不仅能将敌人全部杀死，而且能够杀死他们千百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子弹也不再是美国的独家专利，前苏联、英国、法国、中国等国家相继试验成功。时至今日，世界已拥有 150 亿吨 TNT 当量的原子弹，地球每个公民的头上几乎都顶着三吨炸药。

“物极必反”。古老的哲学原理早已告诉我们，主体运动到极点必将走向反面。交战双方如果都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人类必将毁灭了自己，军事家们在欢欣鼓舞的一刹那，才忽然感觉到，人类掉进了自己设置的生存陷阱。自

从广岛和长崎遭受了核武器袭击之后，人类开始面临着毁灭的恐怖，核武器几乎成了吓唬人的大棒，“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威慑战略，恐怖使战争与和平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一种无奈的平衡，对杀伤力的控制纳入了高层决策。

1948 年之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和 50 多个公约，为世界规定了一套人权国际准则，其中认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严重侵犯了“生命权”，是“对人类的犯罪”。在人权等新政治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犬牙交错，对生态环境特别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概念的提出，导致了对杀伤和破坏的顾忌，形成了新的战争价值观和新的战争理论，那种无节制杀戮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想法，已成为旧时代的陈迹。特别是技术的进步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已具备了直接打击敌方中枢的手段，再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利益全球化，也为夺取胜利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战争已告别了凡尔登战役式的绞肉机时代。

控制武器杀伤力导致了精确制导武器和“外科手术式”新战法的出现，可以精确地打击各种目标，打击目标由有生力量转向了军事核心部位。在海湾战争和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和北约大都使用精确制导武器集中打击指挥机构、交通枢纽、经济命脉、军事基地等要害部位，打击目标由打人转向了打击对方的中枢神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已退居次要地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利益全球化的形成，不通过消灭敌人也照样可以获取某些战略利益，人们的目光开始从这里移开，寻找新的方式。武器发展的趋势也不再着眼于消灭敌人，从一定程度上讲只是致伤或瘫痪而不是致死，或者是毁坏对方武器而不是去消灭对方。目前正在研制的 21 世纪新型武器，包括舰载战术激光武器、电磁炮、电热炮等硬杀伤武器和激光致盲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和计算机病毒武器等软杀伤武器，大都定位在破坏对方武器系统而不置人员于死地。特别是各种非致命的武器正在叩击战争的门槛，使我们不能不对消灭敌人这一经典理论打上一个问号。

用暴力占领土地，在现代战争中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占领土地的理论的崇拜者越来越少

在过去的战争中，一般是以消灭多少敌人和占领敌方多少地域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尺度，消灭的敌人越多，占领的地域越广 取得的胜利就越大。《战争论》“以占领敌国边境一些地区的战争”这一理论一直指导战争的发展。但从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实践看，占领土地的理论几乎成了失败的理论，越来越不再受重视。特别是 80 年代后，这种理论几乎被军事家们所抛弃，除了萨达姆外，再没有一个人将他奉为经典。

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称霸，曾经想把印度支那地区作

为控制东南亚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中心和重要基地，不断扩大对这一地区的战争，自 1965 年开始大举增兵，出动了几十万海陆空军和仆从军，武装了上百万的南越伪军，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为扩大占领区，仅 1973~1974 年，就发动了 30000 多次的武装进攻，企图占领越南。南越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起了自卫武装斗争，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消灭了 300 多万美伪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打败了美国的侵略军。美军陷入越南战场 10 年，侵略战争最终的结果是耗费了 3000 多亿美元的军费，并使其保持了 25 年之久的军事优势荡然无存。

苏联为控制阿富汗这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山地之国”，确保南下印度洋的必经之路畅通，于 1979 年底出动 8 个师 10 万余人向阿富汗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尽管战争进行的很顺利，很快占领阿富汗全境，但阿富汗到处是崇山峻岭，深沟密林，是打游击的好地方，遍布各地的游击队使苏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阿富汗没有铁路，苏军的给养全靠公路运输，十多万军队，每天就需要几十吨粮食、弹药、装备、燃料等，这就需要动用上万辆汽车。这些汽车成了阿富汗游击队袭击的主要目标。游击队员用地雷、手榴弹、炸药包等最简单的武器，到处袭击入侵者的车辆。地面交通屡遭破坏，迫使苏军动用大批运输机和直升机运送作战物资。游击队员不仅在乡村大张旗鼓抗击侵略军，还乘机攻入赫拉特丰，对喀布尔形成包围之势。游

击队还经常袭击苏军的陆上补给线，使苏军的后勤生命线严重阻断。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历时 9 年，耗资 200 亿美元，伤亡数万名官兵，但始终未能对整个阿富汗进行有效的控制，反而使其大国地位迅速跌落以致元气大伤，最后不得不从阿富汗撤军。

1990 年 8 月 2 日凌晨，伊拉克仗着自己装备的精良和部队训练有素，派遣 10 万军队大举入侵科威特。科威特对这突然到来的入侵，毫无准备，几乎没有作什么有效的抵抗，就被伊军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伊军一路长驱直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第二、第三道防线的科军溃不成军，只用了 31 个小时就占领了科威特全境，正式宣布科威特为其第 19 个省。

伊拉克虽然吞并了科威特，但能否站住脚却是它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伊拉克的侵略行动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并为制止侵略积极行动起来。美国首先将部队开到了沙特。接着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希腊、瑞典、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28 个国家纷纷出兵，70 万兵力集结在海湾地区。拥有高技术装备的多国部队首先对伊拉克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地面部队快速向幼发拉底河推进，伊拉克军队全线溃退。号称中东头号军事强国的伊拉克被多国部队彻底打败了，入侵的 42 个师有 40 个师被歼或被击溃，伊军精锐部队除少数撤回幼发拉底河的以外大部被歼，在多国部队面前已经失去战斗力。这场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巨大灾

难，10 多个城市遭空袭，到处是残墙断壁，国防部大楼、电视台、医院、学校和一些工厂、仓库、商店被炸成废墟，市里大部分地区水、电、燃料供应中断，80% 的炼油设备、发电厂被摧毁，公路、桥梁、通信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财产损失约 2000 亿美元。此外，还需为受战争损害的国家 and 多国部队的有关国家支付 3000~5000 亿美元的战争赔偿。专家估计，伊拉克战后 25 年的全部收入只够用于偿还债务和战争赔偿。相反，多国部队却没有趁火打劫，深受越南战争创伤的美国人已变得很精明。多国部队虽然已深入伊拉克领土，并完全有能力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进攻，甚至可以彻底摧毁伊拉克的军事能力，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需要及其预先确定的战略目标，多国部队在赶走了伊军、控制科威特之后，便结束了战争。

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战争发动者拥有多大优势，要想通过战争攻城略地，占领敌国土地来迫敌屈服并消灭敌国，已经不大可能。他们都希望通过其他领域来获得自身的战略利益，即使发生战争也只是捞一把就走。例如，1981 年以色列突袭伊拉克由法国援助营建用 5 年时间、投资 5 亿美元的伊拉克核反应堆，只用 32 分钟。美军空袭利比亚只用了 12 分钟便结束了战斗。

在过去，战略利益的攫取多靠占领地盘来实现。在当代，则不占领敌国的领土照样可以获得所需要的战略利益。即使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占领了他国地盘，最终不管你

情愿不情愿，也要将领土交还给他的主人。

1989 年底，尽管美军用牛刀杀鸡的方式，像一群恶狼围着一只羔羊一样占领了巴拿马，但事隔 10 年，1999 年 11 月，美国也开始很不情愿且无奈地从巴拿马分批撤军。

巴以和谈使巴勒斯坦人看到了曙光，以色列容许他们建国，这就意味着以色列要将占领的土地归还给他们。

战争开始但外交没有中断，一边是血与火的争锋，一边是唇与舌的较量，战争与政治结伴而行。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就意味着要把战争与政治划分为两个阶段，外交文书中断了，政治生涯结束了，就开始以武力彻底征服这个国家，消灭敌人，占领土地。而现代战争既没有占领某个国家，也没有消灭自己的敌人，一边打着，一边谈着，战争与政治的交锋已融为一体。还是毛泽东说得好：“战争就是政治”；“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①。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可言。

过去的战争大都是围绕领土来展开，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和自尊，反对侵略或者是侵略扩张，胜者为王败者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7 页。

为寇，靠政治交锋是无法解决的，只有依靠武力来说话。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①。对于抗日战争来说，侵略者必须从我们的国土上滚出去，且没有谈的任何余地，从这点上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现代战争大都是为了某种利益，战争只是调节利益的一种手段，最终还是要靠谈来收场，而不仅仅是靠打来决定，战争与政治总是结伴而行的。

在科索沃战争中，一方面是军事上的殊死较量，一方面是外交上的明争暗斗。这次北约对南联盟发动军事打击行动，名义上是北约的集体行动，实则是美国一手策划的，其他国家只不过是美国的追随者而已。美国总统克林顿一直相信“只要靠空中打击就能达到目的，不必运用地面部队”。然而，北约连续轰炸多日不见成效，美国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变换手法，在强调对南联盟继续扩大打击范围的同时，也表示不放弃和平努力。

早在 3 月 29 日，在北约连续轰炸 5 天时，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表示将前往南联盟斡旋。美国务院发言人立即表示，美欢迎俄总理寻求和平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外交努力。5 月 3 日，俄宣布总统特使切尔诺梅尔金将携带俄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7 页。

议前往华盛顿，美国对此也同样抱着非常欢迎的态度。北约对南动武后，美政府与俄罗斯之间一直保持接触渠道：一是克林顿总统与叶利钦总统就北约动武后的科索沃局势进行过多次电话交谈，二是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俄外长伊万诺夫也保持热线联系，特别是 4 月 13 日，两位外长还在奥斯陆举行了会谈。但是，美国仍然把军事打击作为外交努力的后盾。

在这次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问题上，北约中的欧洲国家表现出了少有的一致性，19 个成员国中，竟有 14 个不同程度参与其中，甚至就连一向与美国对着干的法国也成了最积极的参加国。然而，欧洲各国的特点却是：一面喊打，一面求和。德国充当了协调欧洲国家的主要角色，4 月 14 日，德向北约、欧盟国家和前南问题 6 国联络小组提交了一份旨在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多步骤和平方案，并成为欧盟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基础。德还与俄罗斯保持了密切接触，充当欧盟与俄罗斯联系的中间人。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德还以欧盟名义与美国在科索沃问题上协调立场。欧洲有关国家也积极推动科索沃问题的和平解决，法国总统希拉克 3 月 27 日与俄总理普里马科夫电话会谈时，希望他前往贝尔格莱德进行斡旋，这表明欧洲对俄外交斡旋寄予厚望。意大利外长迪尼 3 月 31 日发表讲话认为，必须寻求解决科索沃问题新的途径，他还建议举行巴尔干南部地区和平会议。希腊外长前往俄罗斯，企望俄罗斯能对科索沃问题进行调解。随着空袭范围的不断扩大，难民

问题十分突出，南联盟周边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少欧洲国家意识到，摆脱上述困境的惟一出路就是回到政治解决的道路上。

自从北约空袭南联盟以来，南联盟在军事上总体处于被动挨打境地。但在外交领域，南联盟却以其娴熟的技巧，保持了主动地位。一是坚决组织反击北约空袭，并以抵抗北约空袭的战果争取谈判的有利地位。据南联盟公布的战果显示，战果是巨大的。北约原以为还像打伊拉克一样，靠飞机轰炸就可以让南联盟俯首称臣了，但现在不得不承认低估了南联盟军民的顽强抵抗精神。南联盟抗击北约的斗争坚持得时间越长，对北约就越加不利，有可能引起北约内部的分化。二是在坚持反对北约进驻科索沃的同时，大抓和平旗帜。首先加强与科索沃阿族温和派领导人鲁戈瓦的接触。在北约动武期间，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塞尔维亚总统米卢蒂诺维奇等均与鲁戈瓦举行过会谈，商谈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方案，甚至还提出了成立科索沃临时政府方案等问题。接着单方面宣布停止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4月6日，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复活节到来之际，南军警将在当地时间6日晚8点前单方面停止在科索沃的一切军事行动。然后释放三名美军俘虏。5月2日，在美国黑人领袖杰克逊为首的美国宗教代表团访南期间，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宣布命令，将南军于3月31日俘获的三名美军官兵释放，并交由杰克逊带回。此举意在向美国和世界显示南联盟希

望实现和平的愿望。

最终在联合国干预下，双方还是坐在谈判桌前解决科索沃问题。

第二节 战争的触角已超越时空

不管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他们的时空理论都是关于物理时空的，也就是说，是关于外在世界的。然而我们对于外在的时间和空间感觉则往往和物理时空有很大差距。物理空间曾经对人具有寻常的意义，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时空概念已经被打破。战争已由陆地、海洋、空中的三维空间向全维空间扩展，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远程打击能力和情报侦察能力显著增强，前线与后方、进攻与防御的界限模糊，战争部署和作战行动所涉及的空间大大扩展，并逐渐向经济、网络以及其他领域延伸。战争的触角已经突破了实体空间，开辟了新的领域。战争不仅仅在全时、全维中进行，也开始在新的领域中展开。这一领域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我们知道它在哪里。随着战争领域的拓宽，人们对空间维度的划分越来越模糊，当航天还没有作为一维的时候，心理战、电子战分别自称是第四维空间，当人们公认航天为第四维的时候，它们又开始为自己争名排次。时空的变化，我们的观念也不能不作相应的调整，我们能否将物理空间之外的领

域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来对待呢？

因特网将世界联在一起，时空之外又搭起了一个新的舞台，军事威胁将不仅仅是大兵压境，来自网上的突然袭击更值得警惕

加拿大的美裔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见过许多计算机迷和游戏机狂，并且发现所有沉溺于计算机游戏的人最后都不能自拔，把想象的游戏领域视作真实的存在。吉布森把这一领域命名为“电脑化”空间。这一“电脑化”空间，使人类的时空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人类及其所生存的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虽然“电脑化”空间不是真实的物理空间，但也并不全是虚幻的，在其中发生事情会带全真实的结果。人们开始进驻这个领域，不是一小撮人，也不是少数的奇才怪杰，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也不是只在这里逗留片刻，而是数小时、数星期乃至成年累月。无数人开始在这里开创事业，建立自己的社区，聊天，说长道短，筹划事情，互致信件，交换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并且不管这些数据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在国际互联网上，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在网上收发电子邮件，到银行提取存款，调阅图书馆的藏书和当天的报纸，参加国际会议，看电影和听音乐，等等。简而言之，人们平时在现实空间环境里的工作、学习、娱乐，在网上都可以做到。在这里，人们不受空间距

离的限制，可以访问政府首脑，甚至可以到达每一个与之联通的地方。纵横交错、遍布全球的网络将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网络正在影响、制约和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将影响国家与国家间、集团与集团间的竞争。今后各国、各集团间较量的主要战场将在网络上。

四通八达的战场网络，将触角伸向四面八方，陆、海、空、天融为一体，“远在天边”与“近在眼前”的空间差急剧缩短。网络化改变了战争的空间观念，也改变了战争的时间观念。网络战场上众多的作战单元通过无线电台、光纤光缆、卫星通信等媒体，进行有线联接和无线联接，犹如纵横交错的“蜘蛛网”上下贯通、左右互联。当网络中某一条信道或某一个要素遭到破坏时，可以迅速地利用其他迂回信道或要素进行联接，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因此，网络能够使军队实时或近实时地获取、传输和处理种种信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作战任务，使作战指挥的有效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目前，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络已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用户最多、信息资源最丰富的跨国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该网络现在已同 155 个国家和地区的计算机网络连接，2000 年已增达 10 亿个。其发展速度更是惊人，以每月 10%~15% 的速度扩大。1995 年 7 月，我国用户只有 4 万多，到 1999 年 7 月，国家公布已达 400 多万。

互联网的发展，使各国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农业时代，拥有足以保卫国家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就具备了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的基础。工业化社会飞速发展，确保国家的军事安全，不仅需要拥有装备先进的坦克、飞机、火炮、舰艇、导弹核武器的现代军队。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军事安全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

1995年，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受国防部的委托，进行了代号为“翌日”的战略信息战军事演习，从虚构第二次海湾战争切入。演习的设想是：2000年，世纪之交，世界地缘政治动荡不安，伊斯兰世界沿波斯、巴基斯坦、中亚国家和北非形成了一个“伊斯兰弧形危机带”。美国和欧洲担心该地区可能成为政治和军事战略行动的战场。2000年5月4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开会，重新审查生产配额和价格政策。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力主大幅度减产以抬高石油价格。三天的会议，以沙特和伊朗的激烈争吵不欢而散。即日，伊朗宣布将在海湾地区举行军事演习，稍后派外长飞往雅得里提交倡议：伊朗、伊拉克、沙特和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立即减产20%；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终止与美国的军事协议，宣布中立或不结盟；作为回报，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处于伊朗的安全保护伞下。11日，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伊朗三个师向南部调动，同日，沙特向伊拉克边境调集了一个装甲师，科威特部队也进入了高度戒备。海湾地区战云密布，危机迅速发展成沙特国内动乱和美国宣布出兵，战争一

触即发。就在美国与盟国加紧协商实施作战预案并向海湾投送兵力时，沙特、美国及其盟国信息基础设施遭到攻击。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造成了电信中断、交通瘫痪、金融混乱、市场动荡、社会恐慌和反战运动高涨；待命的美国部队所在基地的电话系统被大规模拨号攻击所阻断；美军全球计算机网络，有的被分割，有的被迟滞；某些计算机控制的关键武器系统因感染病毒而丧失工作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情报部门拿不出准确的判断，对于“我们被攻击了吗？谁发起了攻击？从何处发起？”等基本问题各执一词。丧失了情报支持的美国政府陷入了混乱。

这次演习使美国人认识到，网络化已经使美国受两洋屏障保护的战略庇护所消失，必须重新构筑新时代的战略庇护所。美国防务专家指出：“国家如此依赖基础设施，以至于我们必须透过国家安全的镜头观察它们。它们对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繁荣太重要了，简言之，这是国家所依赖的生命线。基础设施已经集体形成了对信息和通信的依赖，我们必须寻找对信息的新的时代的理解。新的世纪初，全球拥有 8 亿台电子计算机、3 亿台智能辅助设施、20 亿台消费者用电子设备、1.5 亿部交通工具和 50 亿台家用电器，将通过因特网编织在一起，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合为一体，网上利益将上升为国家生存利益和国家重大利益，网络将成为一个新的战争舞台是不可避免的。

1999 年 9 月，一伙黑客与美国国防部展开了一场饶